

“事件诗学”的序曲

——卡普托疏解“克服本体—神学”

Prelude to “Poetics of the Event”: John D. Caputo’s Reflection on “Overcoming Onto-theology”

陈龙

CHEN Long

作者简介

陈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Long, Lecturer at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 at 21st-Century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 Nankai University & UCASS.

Email: chenlong@ucass.edu.cn

Abstract

“Overcoming onto-theology” is John D. Caputo’s consistent base position and continuous ideological task. Caputo points out that onto-theology is obsessed with “center”, “arche” and “strong force”, and has adopted a totalizing, representational and causal thinking, which has in turn shaped the corresponding spheres of ethics, politics, and so forth. “Overcoming” onto-theology does not mean its negation or destruction, but rather its deconstruction, that is, its recreation. However, the various solutions from Western thinkers since Heidegger, including Emmanuel Levinas, Jean-Luc Marion, Merold Westphal, Mark C. Taylor, and Gianni Vattimo, have failed to achieve their aims and provide a satisfactory answer in terms of both “onto-theo” and “-logy”. Caputo’s poetics of the event is a proposition that aims to accomplish the task of overcoming “onto-theo” and “-logy” by virtue of the “event” and its “poetics” respectively.

Keywords: John D. Caputo, Overcoming Onto-theology, Event, Poetics, Postmodern Theology; Deconstruction

美国解构主义宗教哲学家约翰·卡普托(John D. Caputo, 1940-)被誉为后现代神学祭酒,推动了“欧陆宗教哲学”(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Religion)兴起,堪称当代西方“克服本体—神学”(overcoming onto-theology)最重要代表之一。“本体—神学”亦作“本体—神—逻辑学”(onto-theo-logy),指涉古希腊以降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构成机制”(constitution)^①。此概念肇端于康德,^②《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与《宗教哲学学说演讲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ical Doctrine of Religion*)提纲挈领地描述了本体—神学:它隶属“仅仅通过纯粹理性、借助于纯然先验的概念来设想它的对象”^③的先验神学(transcendental theology),属于“理性神学”(rational theology)、“思辨神学”(speculative theology),主张“上帝”具有“原初存在者”(ens originarium)、“至高存在者”(ens summum)和“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ens entium)的特性,兼为自因(causa sui)与世界的原因(causa mundi),认识上帝只能经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级年度科研项目—青年教师科研启动专项“卡普托的‘事件诗学’与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校20220021)的成果。[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UCASS Academic Project “John D. Caputo's 'Poetics of the Event' and Overcoming Western Metaphysics” (Project No.: 20220021)]

^①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Harper & Row, 1969), 42. 关于“constitution”(德: Verfassung), 笔者采纳李丙权老师的译法“构成机制”, 因其兼得“构成性”(constitutive)和“机制”之意。(李丙权:《马里翁、济宙拉斯和克服本体—神学》, 香港: 道风书社, 2015年, 第25页。[LI Bingquan, *Marion, Zizoulas, and the Overcoming of Onto-theology* (Hong Kon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15), 25.] 如卡普托所言, 海德格尔聚焦本体—神学何以形成, “并非形而上学家所说的‘存在’, 而是那个保证存在成为形而上学主题的东西”, “决非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而是那个在每一个形而上学时代打开这种差异的东西”。John D. Caputo, *Heidegger and Aquinas: An Essay on Overcoming Metaphys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② 普鲁士人韦利希最早以“onto-theology”英译“Ontotheologie”。A. F. M. Willich, *Elements of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T. N. Longman, 1798), 171.

^③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498页。[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498.]

由概念而非经验或启示，有别于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康德之言为后世探赜初步奠定基础，却长期鲜少被提及，在当代未受足够重视。本体一神学问题后经海德格尔深刻阐发，成为西方思想界的核心议题乃至当代欧陆哲学与神学的交汇点，并被应用于圣礼神学（sacramental theology）等讨论中。列维纳斯、德里达、瓦蒂莫（Gianni Vattimo）、韦斯特法尔（Merold Westphal）、马克·泰勒（Mark C. Taylor）、马里翁等人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究析创化。此乃卡普托置身的话语场域，亦为其力图回应甚或解构的对象。卡普托借由厘定“克服本体一神学”诸多进路的内涵、特点与得失，提出“事件诗学”（poetics of the event），亦称“神诗学”（theo-poetics）。笔者在他处探究了“事件诗学”的理论内涵，^①本文侧重发生学研究，旨在考辨卡普托对“克服本体一神学”的疏解，揭橥“事件诗学”的问题意识与出场方式，回答卡普托“为何提出事件诗学”“在何种处境中提出”“试图如何解决”问题，为学界探究相关议题奠定基础。

一、审思历程

“克服本体一神学”乃卡普托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和持续深化的思想使命。他自幼禁锢于“梵二会议”前封闭保守的天主教传统中，“克服本体一神学”极具“解放的诱惑力”^②。理性与信仰的冲突最初折磨着卡普托。法国新托马斯主义代表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倡导“知识层级”（degrees of knowledge）理论，调和了阿奎那的“认识”（scientia）和奥古斯丁的“智慧”（sapientia）、理性与信

^① 陈龙：《论卡普托的“事件诗学”建构》，《广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30-39页。[CHEN Long, “On John D. Caputo’s Construction of ‘Poetics of The Event’,”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no. 1 (2022): 30-39.]

^② John D. Caputo,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Posse ipsum*, the Impossible, and *le peut-être même*,”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17, no. 1 (2017), <http://www.jcrt.org/archives/17.1/Caputo.pdf>.

仰，打破了经院哲学的桎梏，暴露了理性论证的限度。另一位新托马斯主义者罗塞洛（Pierre Rousselot）的《圣托马斯的理智主义》（*The Intellectualism of St. Thomas*）提出如何界定“存在的形而上学经验”的问题。他们引导了卡普托审思“克服本体一神学”。罗塞洛还主张阿奎那认定理智（intellectus）高于理性（ratio），乃神秘合一而非推论证明的能力。这启发卡普托日后重释后期阿奎那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凸显阿奎那对客体主义、表象主义的拒斥。但新托马斯主义未臻其极，诉诸“一种更神圣、更高大、更真实、更简化的宗教”^①去解决信仰与理性之争，蹈袭了本体一神学覆辙。与之相伴，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暴露了形而上学理性的限度，加深了卡普托对形而上学的质疑。

本科毕业后，卡普托接触海德格尔思想，兴奋于海德格尔承诺给予形而上学一个新开端。其博士论文究析了后期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根据律（principle of ground）的克服，而公开发表的学术生涯处女作继续追索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克服，视为一条迥异于卡尔纳普实证主义的思想进路。^②海德格尔前期的“实际性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后期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与“缘构”（Ereignis，亦译作“事件”）等思想提供了克服本体一神学的重要资源，卡普托借此跃出新托马斯主义的影响。但在德里达等人的濡染与自身运思的深化中，^③自1980年代后期，他着手揭露与批判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本体一神学内容（如“本源伦理学”[ursprüngliche

^① John D. Caputo, "Confessions of a Postmodern Catholic," in *Faith and the Life of the Intellect*, eds. Curtis L. Hancock, et al.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3), 75.

^② John D. Caputo, "Review of *Martin Heidegger on Being Human: An Introduction to Sein und Zeit*," *Journal of Philosophy* 66, no. 24 (1969): 860-866.

^③ 卡普托初遇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时，批评德里达立足狄奥尼索斯式拆解。他力证海德格尔坚持“对奥秘的开放”（openness to the mystery），警惕对形而上学的偶像崇拜；海德格尔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分未蹈袭柏拉图主义二元论。这些辩护后均被卡普托放弃。

Ethik]等)及其引发的纳粹丑闻,予以“解神话化”“解纳粹化”(denazification)。卡普托此后借由对德里达的宗教读解、改造和应用事件哲学、解构黑格尔主义等方式,推进“克服本体—神学”。此中并无某些研究者所谓的思想断裂,^①实属立场的纵贯与创化。为此,卡普托在将自己的“苦弱神学”(weak theology)疏解为“事件神学”(theology of the event)、“没有神学的神学”(theology without theology)、“激进神学”(radical theology)、“后世俗神学”(post-secular theology)、“后现代十字架神学”(postmodern theology of the Cross)之前,长久不愿使用“神学”一词,重申自己并非从事神学,指认神学将信仰对象框定为概念分析的客体,以独断的认信教条去界定信仰对象,实即本体—神学。

二、诊断意见

本体—神学又被卡普托称为形而上学神学(metaphysical theology)、客体主义神学(objectivistic theology)、因果性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causality)、强神学(strong theology)、强本体论(strong ontology)、全能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Omnipotence)、全能者的全能形而上学(Mighty Metaphysics of the Almighty)、荣耀神学(theologia gloriae)等,可知本体—神学基于形而上学,甚至本身即形而上学,采取了客体性、表象性的思维,受制于因果律,以上帝为强力的全能者,赞美上帝的荣耀而非十字架受难。

具言之,卡普托分解、扩充与改写了“本体—神学”概念。“本体—神学”在本体论上以存在为至高实体、在神学上以存在为第一因。更进言之,本体—神学是逻辑学,借用阿奎那之言,实乃一种关于存在的认识。它指向“本体—逻辑学与神—逻辑学的逻辑学”(logic of

^① Judith L. Poxon, “Caputo, John D.,” in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 eds. Victor E. Taylor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46.

onto-logic and theo-logic)^①，又应写作“本体—神—逻辑学”（onto-theo-logic）这个三重概念，内蕴三个层次：首先是逻辑学（logic），实为计算性思维而非沉思性思维，根本不是思想，而是计算，指向对世界的“数学—科学解释”^②和宰制。其次是本体—逻辑学（onto-logic：本体论），属于以某种一般性的本体特性来描述存在特性的科学。存在被确定为理念、本质、实体、行动、意志、精神等本体的一般特征，存在者的某种特征或某种特定存在者被用于定义存在。最后是神—逻辑学（theo-logic：神学），采取因果性思维，存在被视作一种本体，还被规定为一种原因，至高存在者成为其他存在者的原因，被纳入因果律中。所以作为一种逻辑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的因果性科学；作为一种神学，形而上学仰赖作为“自因”的最高存在者，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被阐发为奠基与被奠基的因果关系。这又可被概括为：（1）存在者先于存在；（2）逻辑学优先，概念性、逻辑性的思维能够穷尽无法穷尽与无法完全把握的存在。其采取了客体性、推论性、因果性的方法。

受德里达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影响，卡普托将“本体—神—逻辑学”转写为“本体—神—逻辑学—中心主义”（onto-theo-logico-centrism），它指存在一个绝对中心，并且人类有能力把握或占据这个中心，将存在者、上帝或逻辑学建构为这个中心。卡普托后将“事件”引入神学，即旨在解构此种中心主义。在伦理学中，“本体—神—逻辑学—中心主义”表现为普遍原则、先验图式或神圣本源，即“始基”（arche），将伦理学化约为原则和命题的应用，促逼卡普托提出“责任诗学”（poetics of obligation）这一替代方案，强调对不同伦理事件中异质性他者的无条件责任。在政治学中，人们依循本体—神学的逻辑，将上帝塑造为奠立政治规范、支配政治秩序

^① John D. Caputo, *The Insistence of God: A Theology of Perhap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

^② John D. Caputo, "Heidegger's God and the Lord of History," *The New Scholasticism* 57, no. 4 (1983): 447.

的“磐石之基”（rock-solid ground）、“至高主宰者”“主权者”，“本体—神学”又被卡普托改写为“本体—神—政治学”，即本体—神学意义上的政治神学。为解构此种政治神学，卡普托提出被称为“神政治学”（theopolitic）、“不可能性的政治学”（a politics of the impossible）的政治诗学。本体—神学的上帝从人类世界扩及自然世界，从政治领域拓至宇宙领域，被归结为宇宙的根源与至高力量，不啻一种掌控宇宙的超自然力量，由此本体—神学的问题扩为“本体—神—宇宙—逻辑学的”（onto-theo-cosmo-logical）问题，^①为其后注目自然生态和“后人类”等问题的“宇宙诗学”（cosmopoetics）或“宇宙—神—诗学”（cosmo-theo-poetics）奠定基础。

无论“本体—神学”如何被分解、改写或扩充，卡普托对“本体—神学”的措意始终凭依“呼召—回应”（call-response）的结构（存在的呼召与世界的回应），立足两个方面：（1）本体—神学对呼召的参详；（2）本体—神学对回应的理解。卡普托公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已指出，海德格尔对本体—神学的质疑指向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神学与关于言说上帝的逻辑学。^②

具言之，在上帝的现身方式上，本体—神学从在场的存在者角度，将上帝归结为“某种在场之物，一种超越其他一切的纯粹、完美和完全的在场，一种通晓、构造和超越潜藏结构的全在”^③，类似“超级英雄”“超级存在”“超级实体”“居于更高世界的超级在场”^④，上帝为世界奠基，堪称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第一因”或“不动的推动者”。上帝总被纳入“存在者”“实体”“原因”等范畴，乃思辨构造的产

^① John D. Caputo,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

^② John D. Caputo, "Heidegger's Original Ethics," *New Scholasticism* 45, no. 1 (1971): 133.

^③ John D. Caputo, "Proclaiming the Year of the Jubilee," in *It Spooks: Living in Response to an Unheard Call* (Rapid City: Shelter50 Publishing Collective, 2016), 30.

^④ John D. Caputo,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 in *The Mourning After*, eds. Neil Brooks, et al. (New York: Rodopi, 2007), 294.

物。在自体一神学中，“苦难”缺席，上帝无法体验苦难，自体一神学难以解释上帝何以会受难，更忽视了边缘者、局外人、被遗忘者，堕入荣耀神学、强神学。据此，卡普托批评莫尔特曼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crucified God）仍为强力上帝：强大到足以受难、愿意受难的上帝。苦弱上帝（weak God）缺乏可被虚己（kenosis）的全能（omnipotence），也不具备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虚己的全能，“苦弱”乃前提，决非全能上帝克制力量、主动抉择的结果。以苦弱神学观之，莫尔特曼的神学虽挞伐幻影论（docetism），却似有覆车继轨之虞。传统虚己论循此深层逻辑，相同缺陷灼然陈于目前。卡普托这一评论的潜文本之一乃是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依尼采之见，基督教为奴隶道德，通过“欺诈”（treachery）和“怨恨”（resentment），假装“苦弱”来颠覆价值秩序，取代强者地位。尼采的论断源于“对强力神学家而言，耶稣的伟大在于他的自我限制，如电影中的强力沉默型演员一般，每位观众都知道如果他选择去做，他可以超越他的敌人，可他偏偏选择不去做”^①。为回应尼采的批评，卡普托敦促基督教真正转向苦弱上帝，弃绝一切以“强力”“全能”“主权”“荣耀”“得胜”或“凯旋”为前提或目的的立场。

在言说上帝的方面，自体一神学囿于表象性思维、客体主义和理性主义，推崇逻辑学的优先性，断言可借助理性完全捕获和把握上帝，用逻辑学的方式（概念、命题、论证与论断）定义和言说上帝。此乃推论性的概念表达形式，“采取述谓的方式言说上帝，将上帝把握为一种被建构的话语对象、谓词的主语和某种概念属性的承担者，以命题方式表达上帝，声称可以确定某种神圣属性”^②，实为主宰性、总体化的言说。

^① John D. Caputo, *The Folly of God* (Salem, Oregon: Polebridge Press, 2016), 62.

^② John D. Caputo, *Cross and Cosmos: A Theology of Difficult Gl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xi.

三、基本原则

在康德处，本体神学隶属先验神学乃至本身即先验神学，未能证明上帝，但也未否定上帝的客观实在性，仍含藏“重要的消极的运用”，其缺陷可由道德神学（moral theology）弥补，“这样一来，以前只是悬拟的先验神学就通过对自己的概念的规定、通过不断地检查一个经常被感性狠狠欺骗的并和它自己的理念总是不一致的理性，而证明了它的不可缺少性”^①。批判形而上学决非摒绝形而上学，而是裁决“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规定“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排除“无根据的非分要求”，完成“自我认识的任务”^②。其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③，即“一种更加意识到自身、自身处境、自身目标与自身局限性的形而上学”^④。

对海德格尔而言，康德的方法“不是一种纯然遗弃的行为，而是对思想的本质进行原初厘定”^⑤。这种克服可称作“拆解”（Destruktion或Abbau），对立于“抛弃”（Ab-sage）、“毁灭”（Zerstörung），毫无否定色彩。“拆解”最早现身海德格尔1919—1920年弗莱堡讲座，亦见诸同一时期海德格尔的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Worldviews*）书评，指向重新“占有”而非全然否定思想传统的根基，拆解与重建相伴。这奠定了海德格尔的“拆解”观基调。卡普托在一处不起眼的注释中更表示若将“拆解”归为“诠释学暴力”（hermeneutic

^①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04-505页。[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504-505.]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德】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7页。[Immanuel Kant, *Kant's Hundred Letters*, trans. LI Qiul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6), 77.]

^④ Pierre Thévenaz, *What is Phenomenology?* trans. James M. Edie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2), 136.

^⑤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Thing*, trans. James D. Reid,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wan & Littlefield, 2018), 173.

violence），则海德格尔在1916年论邓·司各特的著作（*Duns Scotus' Theory of the Categories and of Meaning*）中业已表露了“拆解的计划”^①。

“拆解”兼涵两层含义：（1）决非否定、丢弃（*verlassen*）、灭绝（*annihilation*）、摧毁（*devastation*），而是“转化思想”^②，借此实现思想在未来的发展。意欲摧毁和否定形而上学，实为“幼稚的僭妄要求”，是“对历史的贬低”^③。（2）要求思想退回（*regress*）起源，扶发沉沦与遮蔽历程，从源头上拆解传统，解放存在的原初意义，辟出新的思想开端，开端即未来。借用阿伦特之言，“克服”是将本体一神学“思到底”，使思想“在自由之中”^④。沿此进路，克服本体一神学意味着超越摧毁与固守的二元分断，回到本体一神学的起源，重新审视存在的原初意义，克服奠基性结构，摆脱表象性思维。

如果说康德、海德格尔主张无法完全抛弃本体一神学，那么卡普托同样认为本体一神学“不可避免”，我们必须“不被形而上学所克服”，但又难以彻底脱离或“中立化”本体一神学，唯有“最小化”（*minimalize*）本体一神学，摆脱对本体一神学的“虔信”^⑤。这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突围。“克服本体一神学”即“解构本体一神学”。为此，卡普托参详范·布仁之言，追索了“解构”从《圣经》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圣经》通俗拉丁语译本、马丁·路德、海德格尔至德里达，从 *apolo*、*destruere*、*destructio*、*Destruktion* 到 *deconstruction* 的概念谱系：

^① John D.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303.

^② Martin Heidegger, *Mindfulness*, trans. Parvis Emad,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354.

^③ 【德】海德格尔：《在走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1页。[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91.]

^④ 【德】海德格尔、阿伦特：《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乌尔苏拉·鲁兹编，朱松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1页。[Martin Heidegger and Hannah Arendt, *Hannah Arendt / Martin Heidegger: Briefe (1925-1975)*, ed. Ursula Ludz, trans. ZHU Songfe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251.]

^⑤ John D. Caputo, *Against Eth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1.

（《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19节）征引了《旧约·以赛亚书》二十九章14节的经文，先知令上帝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I will destroy the wisdom of the wise）如果我们回忆一下“destroy”（apolo）在《圣经》通俗拉丁语译本中作“destruere”，路德在《海德堡辩论论纲》（*Heidelberg Disputations*）中将其挑出，倡导对异教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destructio”，这一观念之后传至海德格尔，他倡导对形而上学历史的“Destruktion”，它此后又被德里达翻译为“deconstruction”。于是，我们能够将上述《圣经》经文翻译为：“上帝说：我要解构哲学家的在场形而上学。”^①

首先，解构并非摧毁、抛弃、否定或锯断（saw），与否定一切哲学与神学的虚无主义判然有别；其次，解构不代表一种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立场，对差异、独异性、多元性的肯定不等于无条件、无标准地承认或怀疑一切价值；最后，解构并非“创造性摧毁”（creative destruction），不是以摧毁的方法进行创造、用摧毁正义来创造新的不义。卡普托未提及“创造性摧毁”的引文出处，但由其论述推知典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哈维以“创造性摧毁”概括资本主义运作形式，视作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状况，众人亦常将“后现代”“解构”贬为资本主义同路人。卡普托的考辨旨在替“解构”正名，“创造性摧毁”同“解构”南辕北辙，尤其在伦理与政治的层面，“解构”坚定地站在资本主义受害者一侧，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摧毁”旨在“创造”富人的财富、“摧毁”穷人的财富。因此，“资本主义是解构的主题，而非解构的模式，换言之，资本主义亟需被解构”^②。其未明言的

^① John D. Caputo, “Spectral Hermeneutics,” in *After the Death of God*, ed. Jeffrey W. Robbi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6-187.

^② John D. Caputo, *The Folly of God*, 25.

是，哈维的“创造性摧毁”更直指资本主义通过“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破坏地理环境，牵涉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①卡普托的宇宙诗学恰恰抨击此种劣迹，彰显社会批判维度和宗教唯物主义（religious materialism），道明其未陷溺于某些批评者所谓的个人反讽和唯心主义，不经意间与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共振，尽管彼此的解决方案殊殊颇多。

卡普托强调解构指向革新（reform）与转化（transform）。解构与摧毁的差别，亦是海德格尔的“überwindung”和“verwindung”区别所在。海德格尔曾一度释“überwindung”为“克服”，但最终择定“verwindung”，因为前者暗示“超越”（über），自诩可外在摧毁，后者则知晓如何处理置身其中、无法外在超越的对象。^②不过，在卡普托看来，海德格尔的“拆解”在字面上易被误解为暴力“摧毁”，在精神实质上侧重对被遗忘对象的“复原”（retrieval）或“回撤”，易与柏拉图的向后退回原初既定开端、陷于同一性重复的“回忆”（recollection）混淆，这最终将令人联想起海德格尔与纳粹同谋的斗争哲学（philosophy of struggle）与“存在的神话”（myth of Being）：通过“斗争”/“奋斗”（Kampf）而走向“本源”。

为了凸显解构的特性，卡普托的遣词造句颇费斟酌，初涉“解构”时，即选用了德里达的“deconstruction”而非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避免“解构”与“摧毁”等量齐观，颇似德里达弃用“Destruktion”的理由：在字面上避免被理解为“否定”，剔除法语“destruction”所含的“毁灭”之意。^③同时，卡普托摒弃与

^①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7).

^② John D. Caputo et al.,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8.

^③ Jacques Derrida, “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 in *Derrida and Différance*, eds. David Wood et al., Warwick: Parousia Press 1985, 1.

“retrieval”同义的“recovery”一词，揭橥“解构”并非重归本源、回返“存在的神话”，与海德格爾的立场判然有别。具言之，（1）该词源自拉丁文“recuperare”，指向过去的被遗忘者，易在字义上与柏拉图的“recollection”（回忆）混为一谈，堕入德里达所批评的“对在场的怀旧”（nostalgia for presence）或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所拒斥的“愈和”（guérison）^①。（2）“Destruktion”所主张的“Wiederholung”虽应依海德格爾之意，译作“retrieval”，但也曾被英译为“repetition”；而克尔凯郭尔《重复》（*Gentagelse*）英译本题为*Repetition*，影响甚大的德译本则作*Wiederholung*，^②其义与柏拉图的“recollection”迥异，亟需用法分殊。（3）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批评克尔凯郭尔的“重复”乃同一性的复归而非纯粹差异、新变的发生，是向内的、精神性的，意欲一劳永逸复原自我与上帝，并非尼采笔下纯粹播撒的、尘世的、自然的、需要一次又一次肯定的“生成”。卡普托力图凸显“重复”重视差异、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萌生的“恐惧与战栗”，为克尔凯郭尔辩护。因此，必须放弃“recovery”一词，免于沦为德勒兹的醒目箭靶。在敷陈德勒兹所批评的“复原”时，卡普托特别使用了与“recovery”词根相同的“recuperative”一词。

相较于此，卡普托青睐德里达的“解构”，着重于“重新打开”（re-opening）和“重新发明”（reinvention）^③，创造性重构传统，阻止传统僵化封闭，赋予其崭新的未来，而非“拉平、抹除、摧毁然后超

^①【法】菲利普·拉古-拉巴特：《海德格爾、艺术与政治》，刘汉全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71页。[Philippe Lacoue-Labarthe, *Heidegger, Art and Politics*, trans. LIU Hanquan (Guilin: Lijiang Press, 2014), 71.]

^②Sören Kierkegaard, *Gesammelte Werke, B. 3, Wiederholung*, trans. H. Gottsched (Jena: Diederichs, 1909). 伽达默尔指出，归功于这套德译本，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得以深刻冲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新康德主义主宰的德国哲学界并促成观念论的崩溃，“存在”（Existenz）一词恰也得自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卡普托据此指认海德格爾必然知晓该译本（John D.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298, n. 6）。

^③John D. Caputo, *Cross and Cosmos: A Theology of Difficult Glory*, 20.

越，仿佛存在某种纯粹的破裂”^①。解构昭示了将要到来的不可解构者。此种肯定性的激进姿态朝向不可能性开放自身。“克服本体—神学”并非如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误解的那般，反对现代性本身，终结现有的一切（却又因此内化了现代性逻辑，认定“某一个时代已经无可挽回的逝去了，过去必然被整个取消”），^②而是既在形而上学之中，又在形而上学之外。卡普托在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基础上，申说“解构”乃“解神话化”（demythologizing）与“再神话化”（remythologizing）的统一，既反对回归形而上学神学，又拒绝走向极端世俗主义，悬搁超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转而借助“不可能性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the impossible）等解构主义观念，重新读解形而上学和神学。解构意味着必须重新疏解“神”/“本体”和“逻辑学”：（1）并非没有上帝，而是要正确理解“上帝存在的独特方式”；（2）并非不可言说上帝，而是要“以适合他的存在方式的术语”去言说上帝。^③这也构成了卡普托事件诗学的根本任务。

四、分疏与回应

解构的全部意义在于“松绑事物”，即“肯定”“腾出空间”“解放”。欲实现此目标，应深入传统、由传统的内部着手，细察传统的纷繁难解性。基于上述立场，卡普托分疏与辨析了西方“克服本体—神学”诸家方案，引出事件诗学亟需解决的难题。

卡普托指出笛卡尔乃本体—神学的分水岭，不啻现代本体—神学的真正开端。阿奎那此前虽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解释神学，以上帝为第一因，但坚持上帝本身处于因果律之外，上帝不是存在者，并且后期思想中

^① John D. Caputo, et al,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in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135-136.

^② 【法】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LIU Peng, et al.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10), 55.]

^③ John D. Caputo, “Heidegger’s God and the Lord of History,” 447-448.

的神秘主义元素重视神人合一，理智 (intellectus) 高于理性 (ratio)。但笛卡尔引入“自因”，上帝从阿奎那笔下外在于因果律的“非因果的第一因” (first cause uncaused) 沦为自因于因果律的“自因”，被纳入“必然的、普遍的、无历史的、无条件的、绝无例外的”理性原则的支配。^①

有别于笛卡尔，康德在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地位颇为暧昧。一方面，他在克服形而上学上有首创之功，将上帝“从所有特殊恩宠主义、教义神学或认信神学中解放出来”^②，并批判了基于思辨理性的理性神学进路，拒绝蹈袭笛卡尔，接受由安瑟伦论敌高尼罗 (Gaunilo) 捏造的“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将上帝纳入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康德基于知识与信仰二分，以理性监管宗教，用伦理学取代本体一神学，将上帝塑造为“道德的上帝” (moral God)，把宗教还原为基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律”“绝对命令”，实乃基于理性与启示二分的“理性信仰”。^③ 换言之，康德仅将一种新的理性形式 (实践理性) 赋予形而上学，不曾背离形而上学。

相较之下，海德格尔身兼本体一神学的“记录者”与“承受者”，^④ “从未停止形塑着我们时代的哲学方向”^⑤。一方面，他宣告本体一神学破产，追索形而上学本源，析辨形而上学如何背弃了存在的真理。他以新的方式推开了“克服本体一神学”的大门，奠定了当代欧陆思想的基本图景，启发后世在本体一神学之外审思探幽，如列维纳斯的“超越存在的上帝” (God beyond Being)、马里翁的“没有存在的上帝” (God without Being)、伊利格瑞 (Luce Irigaray) 的“成为神圣” (becoming divine)。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未完全克服本体一神学，尤其背离了前期的实际性诠释学，在《存在与时间》中坚持“本真性”与“非本真性”

^① John D. Caputo,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Nashville: Abington, 2006), 39-43.

^② *Ibid.*, 47.

^③ John D. Caputo, *The Insistence of God: A Theology of Perhaps*, 88.

^④ John D. Caputo, "Introduction," in *The Religious* (Oxford: Blackwell, 2002), 2.

^⑤ John D. Caputo, "Presenting Heidegger,"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9, no.2 (1995): 129.

的危险区分,指向“本源”和“开端”;1920年代中后期,海德格尔受到云格尔(Ernst Jünger)的影响,用“危险”替代了“困难”(实际性困难),背叛了实际性诠释学;自1930年代起,海德格尔明确以某种总体化的方式,消除偶然性,遮蔽和超越自我与他者的实际性苦难,把握必然性与因果性,拥抱更高、更本质、更本源的存在。海德格尔将存在的问题与纳粹的主题(伟大、坚强、历史、精神、民族、命运)混淆。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更使用了受希特勒推崇的“Kampf”一词,将对“为存在而斗争/奋斗”(Kampf for Being)的执着与热爱,融入“一种命运与伟大的神话”之中,“试图告诉德国人,参与存在的问题乃是伟大的历史斗争/奋斗,将影响他们的伟大历史命运”^①,与纳粹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契合,导致了难以被洗刷的政治勾连。^②

在近期作品中,卡普托对待海德格尔的态度更趋峻厉,将这种政治勾连的思想根源溯及前期海德格尔对青年路德十字架神学的读解,并修正了此前对前期海德格尔实际性思想的诠释,指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共谋或许并非背叛实际性诠释学的思想转向产物,反而可能是一种思想的内在逻辑延伸:

海德格尔是那些从一战中返乡并读解青年路德十字架神学的战后一代思想家中的一员,然而他的读解所引发的政治后果,日后被证明完全令人憎恶,彻底伫立在同代德国人朋霍费尔的对立面。海德格尔对苦难的解释彰显了此种差异,使其大肆鼓吹坚韧(tough)。当像海德格尔与政治右翼这类人看见十字架时,眼中浮现的不是钉子,而是如钉子般坚韧(tough)^③

^① John D. Caputo, *Demythologizing Heidegger*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40-41.

^② *Ibid.*, 162.

^③ “坚韧”也是纳粹的核心概念之一,譬如希特勒将纳粹德国青年的理想描述为“如猎犬般迅捷,如皮革般坚韧,如克虏伯钢铁般坚强”(Flink wie die Windhunde, zäh wie Leder, hart wie Kruppstahl)。

之人；他们看见的不是怜悯，而是激情/受难（passion）。虽然海德格尔看到了十字架神学的积极面，即令哲学家回归实际性生活的困难，但是对于十字架神学的消极面，他欺骗了世人。倘若苦难激起了灵性的坚强，那么它也应当激起对受难者的怜悯。这是政治右翼与政治左翼相互对立的谱系。海德格尔热爱斗争（struggle）与奋斗（Kampf），钟情我们必须承担的困难，毫不悲悯他者遭受的困难。^①

海德格尔的读解罔顾他者的苦难，甚至坚持实际性生活的困难（difficulty of the factual life）可凸显“奋斗”的意义。对于实际性诠释学，卡普托勾连十字架神学，海德格尔归诸荣耀神学，称颂全能者的凯旋、幻影论的胜利，摒弃哀悼被钉十字架的苦弱与受难，推崇与苦难斗争的“意志的胜利”，契合纳粹的“奋斗”和“坚强”，为日后走向“存在的神话”奠定基础。卡普托借此提炼出一条内在连续的思想线索，论证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思想联结或在其思想开端即已形成，纠正了自己早年关于海德格尔的政治污点纯属“个人判断”、与哲学“无内在关联”的误解，^②反驳了罗蒂所持的“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纯粹偶然，与其思想无关”的时论。^③

依卡普托之见，列维纳斯、马里翁、韦斯特法尔裁断本体一神学贬低上帝的超越性，未将上帝作为“全然他者”，把上帝还原为“存在者”或“存在”等有限范畴。他们力图凸显上帝的超越性和他异性，提升至卡普托所谓的“超越存在的超越性”（trancendence beyond being）、“超超越性”（hypertranscendence）、“终极超越性”（ultratranscendence），以此克服本体一神学。在列维纳斯的笔下，“形而上学”意味着“努力粉碎匿名性，肯定某种超越匿名性、无限压制匿名性之‘物’（根本不

^① John D. Caputo, *Cross and Cosmos: A Theology of Difficult Glory*, 77.

^② John D. Caputo, "Heidegger's Original Ethics," 138.

^③ Richard Rorty, "Taking Philosophy Seriously," *The New Republic* 11, (1988):31-34.

是某种事物，而是他异者）”^①。克服形而上学在于凸显超越性、无限性，“对形而上学予以‘超形而上学’激进化”（“hypermetaphysical radicalizing of metaphysics”^②）。列维纳斯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有限与无限二分框定“超越性”与“无限性”。尽管如此，卡普托未全盘否定列维纳斯在“克服本体—神学”上的贡献，他尤其称赞列维纳斯对“升越”（transcendence）的申说，视为列维纳斯思想中的例外状态之一，与德里达后来的幽灵纠缠论（hauntology）密切相关，可助克服超越性与内在性的对立，对事件神学颇有启发。“升越”由列维纳斯借自法国哲学家让·瓦尔（Jean Wahl），也是列维纳斯从犹太人大大屠杀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的，关联其所谓的“屠杀之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murder）。在近期作品（如《十字架与宇宙》[*Cross and Cosmos*]）中，卡普托以“升越”解释“复活”，并受此影响，将“实存”（existence）转化为“升存”（existance），指涉事件神学的上帝乃幽灵纠缠的“insistence”而非本体神学的“existence”。

卡普托批评马里翁采取了一条“无限性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infinity）的进路，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纯粹的、无限制的、绝对的无限性飞离了现象学经验的范围”^③。马里翁意欲避开一切有条件的、相对的、有限的中介，拒绝理性、概念、范畴的限制，逃离语言性、历史性、文本性和处境性，迈向无条件性、绝对性、无限性。马里翁的“没有存在的上帝”乃是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超级本质（hyperousios），诉诸启示神学，迥异于德里达对现象学的改造进路。马里翁的“充溢现象”含摄五种类型，以“启示”为最高形式，深受尼萨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和托名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等“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神学家”的启发，以

^① John D. Caputo, *Against Ethics*, 18.

^② John D. Caputo, *Against Ethics*, 252.

^③ John D. Caputo, “God and Anonymity: Prolegomena to an Ankhoral Religion,” in *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John D. Caputo in Focus*, ed. Mark Doole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5.

“还原的越多，被给予的就越多”为根本原则，坚持无限的被给予性（givenness）溢出了意向（intention），聚焦无法被意向的充实而非无法被充实的意向，上帝呈示于不能被意向的被给予性而非不能被给予的意向之中。卡普托指认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令马里翁几乎蹈袭了在场先于缺席、在场超越缺席的自体—神学逻辑，堕入无限在场、“超在场的元形而上学”（meta-metaphysics of hyper-presence），即马里翁所谓的“在场的绝对模式”（le mode absolu de la présence）。卡普托据此主张马里翁属于要求无限溢出一切限度的“至大主义者”（maximalists）^①，强化了卡尔·巴特、巴尔塔萨的非关联性神学（nonrelational theology），马里翁的神学仍是强神学、荣耀神学，迥异于卡普托的苦弱神学。同时，马里翁的“被给予性”虽然超越了一切限度，但是已然被给予了，并以天主教信仰的启示为最高形式，并非德里达的“总是尚未被给予”（always yet to be given），马里翁的弥赛亚即便占据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却也已经到来、被给予、实际在场了，限囿于确定的信仰传统中，而非尚未到来、尚未确定、不可预见，未能给“无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the messianic without messianism）、“没有宗教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留出空间。

韦斯特法尔同样采取了启示神学的进路，重复了永恒与时间、自我与世界、信仰与知识的传统二元分断，最终退回“上帝的神秘或不可把握”这类传统神学概念，^②演变为“超本质主义”（hyperessentialism），承袭了奥古斯丁的两个世界理论，重复了否定神学的进路，切割了上帝与人类、圣言与人言。也因此，在回应上帝的问题上，马里翁与韦斯特法尔主张采用“赞美”“颂赞”“崇拜”“祈

^① John D. Caputo, “The Violence of Ontology,” in *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John D. Caputo in Focus*, 148.

^② John D. Caputo, “What is Merold Westphal’s Critique of Onto-theology Criticizing?” in *Gazing through a Prism Darkly*, ed. B. Ketih Put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5.

祷”等方式，舍弃逻辑的概念言说，但提前预设了上帝不可言说，神学的枢纽在于神，神学是上帝的话语，人言皆为僭越，纯属“语言的始基—暴力”（archi-violence of language）^①。此乃更高版本的否定神学语言观，虽非盲目的“反形而上学”，亦难称“后形而上学”，实为“超形而上学”（hypermetaphysics）。

与马里翁等人的进路截然相反，马克·泰勒、瓦蒂莫抉择了一条可被称为“后超越性”（post-transcendence）的进路。泰勒的“无/神学”（a/theology）与瓦蒂莫基于“虚己”（kenosis）的“弱思想”（weak thought），拒绝推崇绝对的超越性和他异性，主张本体—神学弊于未将超越性落实于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中，轻忽有限性（finitude）。泰勒和瓦蒂莫的最主要缺陷是立足“上帝之死”这一前提，过分强调历史化、处境化、世俗化，隔绝上帝与世界、超越性与内在性，滑入另一个极端，未能真正革除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二元装置，反而演变为一种强思想（strong thought）；未远离阿尔蒂泽（Thomas J. J. Altizer）等人立足上帝之死、诉诸上帝“完全临在”（total presence）与神人“完全合一”（total union）的“上帝之神学”（death of God theology），反而具有深层的家族相似性。

其中，泰勒以尼采主义审视德里达，聚焦“无尽的能指游戏”（endless play of signifiers），以“延异”（différance）（而非“延异”引发的效应）读解上帝，导致“延异”与上帝均遭受实体化、本质化，沦为本体—神学执迷的“根据”或“始基”。他将解构“先验能指”释读为“上帝之死”，把解构规定为“上帝之死的诠释学”，疏漏“不可决断性”（undecidability）。同时，此种参悟止步德里达的前期思想，始终忽略列维纳斯对德里达的影响，无视德里达在1990年代后对“不可能性”“将要到来”“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赠予”“宽恕”等概念的深究，未能厘清德里达思想的全貌与真谛，加深了世人

^① John D. Caputo, “The Good News about Alterity: Derrida and Theology,” *Faith and Philosophy* 10, no. 4 (1993): 460.

对德里达与“克服本体一神学”的误解，将其与世俗主义等量齐观，也酿成泰勒无法在后世俗时代以新的方式疏解“宗教回归”（return of religion）现象。

依卡普托之见，瓦蒂莫部分修正了旧有观点，欲重释基督教介入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与具体方式，回应“宗教回归”现象，但其“弱思想”不够弱，弱化得不够彻底。瓦蒂莫由强形而上学趋向弱形而上学，从“异己的上帝”转向“道成肉身于世界之中的上帝”，从正统的基督教教条迈入后现代世界的“基督教世俗化真理”，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却仍属其思想中的强名称（strong name）。类似罗蒂偏好“我们的国家”（our country）^①、陷于美国中心主义，瓦蒂莫嗜谈“我们的宗教”（our religion），赋权西方基督教，轻忽多元差异的世界图景与宗教光谱，将世俗世界归结为西方基督教道成肉身的产物，普遍化了马克斯·韦伯的论点（资本主义源自西方的新教精神），囿于西方基督教中心主义。他以近乎马西昂主义（Marcionism）的口吻，过分夸大基督教与犹太教在“虚己”上的分野，未公正评判犹太教传统，贬低了列维纳斯对超越性的讨论，误将列维纳斯与德里达的“全然他者”等同于两个世界的畛域之分，全然轻忽了列维纳斯将上帝的超越性“转向”（deflected）邻人的面孔，“转录”（transcribed）为邻人之爱，实则契合瓦蒂莫的“虚己”概念。于是，瓦蒂莫的“虚己”由于力图将基督教的道成肉身规定为一种权威的形象、确定的范本，在世俗世界中予以现实化，故而近乎伽达默尔的“经典”（classic）之“应用”（application），甚至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历史具体化，重复了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沦为“强力诠释学”（robust hermeneutics），蹈袭本体一神学覆辙。尚未到来、无法预测的“事件”在瓦蒂莫思想中付诸阙如。^②

^①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John D. Caputo, "Spectral Hermeneutics," 77-84.

结语

卡普托对西方“克服本体—神学”的辨析与疏解最终开启了“事件诗学”，奠定了“事件诗学”的根本任务与逻辑结构。综摄前述，或可解答开篇疑问：

(1) 卡普托为何提出“事件诗学”？

答：旨在克服本体—神学（亦即“上帝的逻各斯”[logos of God]、“至高存在者的逻辑学”[logic of the Supreme Being]）、“全能逻辑学”[logic of omnipotence]），“上帝需要以符合其存在模式的方式得到理解”和言说，超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应被双重悬搁。

(2) 卡普托在何种处境中提出“事件诗学”？

答：依卡普托之见，海德格尔以降，西方思想家虽提出了诸多“克服本体—神学”方案，但亦存在不少缺陷，未能在现身方式（onto-theo）与言说方式（-logy）两个方面寻获一条新的思想进路，亟需新方案去肩负这项思想重任。

(3) “事件诗学”试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答：“事件诗学”并非简单否定或摧毁本体—神学，而是采取“解构”的方式，重新打开和重新发明哲学、神学和诗学。它由事件神学（theology of the event）与诗学（poetics）共构，以“事件”解构“本体—神”、用“诗学”解构“逻辑学”，进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生发责任诗学、政治诗学、宇宙诗学。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Caputo, John D. "Review of *Martin Heidegger on Being Human: An Introduction to 'Sein und Zeit'*." *Journal of Philosophy* 66, no. 24 (1969): 860-866.
- _____. *Heidegger and Aquinas: An Essay on Overcoming Metaphys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2.
- _____. "Heidegger's God and the Lord of History." *The New Scholasticism* 57, no. 4 (1983): 439-464.
- _____. *Radical Hermeneutic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_____, et al.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2.
- _____. *Demythologizing Heidegger*.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_____. *Against Eth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_____. "The Good News about Alterity: Derrida and Theology." *Faith and Philosophy* 10, no. 4 (1993): 453-470.
- _____. "Presenting Heidegger."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9, no.2 (1995): 129-133.
- _____. *The Religious*. Oxford: Blackwell, 2002.
- _____. "Confessions of a Postmodern Catholic." In *Faith and the Life of the Intellect*. Edited by Curtis L. Hancock, et al., 64-92.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3.
- _____.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_____.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Nashville: Abington, 2006.
- _____.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 In *The Mourning After: Attending the Wake of Postmodernism* Edited by Neil Brooks, et al., 285-302. New York: Rodopi, 2007.
- _____. *The Insistence of God: A Theology of Perhap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_____. “Proclaiming the Year of the Jubilee.” In *It Spooks: Living in Response to an Unheard Call*, 13-36. Rapid City: Shelter50 Publishing Collective, 2016.
- _____. *The Folly of God*. Salem, Oregon: Polebridge Press, 2016.
- _____.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heory* 17, no. 1 (2017). <http://www.jcrt.org/archives/17.1/Caputo.pdf>.
- _____. *Cross and Cosmos: A Theology of Difficult Gl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 Derrida, Jacques. “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 In *Derrida and Différance*. Edited by David Wood, et al., 1-5. Warwick: Parousia Press, 1985.
- Dooley, Mark, ed. *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John D. Caputo in Focu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 Harvey, David.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7.
- Heidegger, Mart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Harper & Row, 1969.
- _____. *Mindfulness*.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 _____.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Thing*. Translated by James D. Reid,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wan & Littlefield, 2018.
- Poxon, Judith L. “Caputo, John D.” In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 Edited by Victor E. Taylor, et al., 46-4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Robbins, Jeffrey W., ed. *After the Death of Go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Rorty, Richard. “Taking Philosophy Seriously.” *The New Republic* 11, (1988): 31-34.
- Thévenaz, Pierre. *What is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James M. Edie.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2.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陈龙：《论卡普托的“事件诗学”建构》，《广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30-39页。[CHEN Long. “On John D. Caputo’s Construction of ‘Poetics of The Event.’”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no. 1 (2022): 30-39.]

- 【德】海德格尔：《在走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Heidegger, Mart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德】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Kant, Immanuel. *Kant's Hundred Letters*. Translated by LI Qiul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6.]
-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法】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Latour, Bruno.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lated by LIU Peng, et al.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10.]
- 李丙权：《马里翁、济宙拉斯和克服本体—神学》，香港：道风书社，2015年。[LI Bingquan. *Marion, Zizoulas, and the Overcoming of Onto-theology*. Hong Kon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15.]